



契約

燈尾集之一



M8
I234
312

契
約

夜窗書屋藏版之一



徐
訐著



目次

契約	一
租押頂費	二
男婚女嫁	六
	三

契

約

一九三九，四稿。

時：冬天是屬於老人，秋天是屬於中年，夏天是屬於兒童的，春天是屬於青年女子的，所以這是春天。

地：說都市的近郊也好，說鄉下的別墅也好，說都市洋房的一個花園也好。

人：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男的，一種是女的。熙熙攘攘的人羣是男女，所以這裏是一男與一女。

景：洋房在台右後部，一排玻璃窗有幾扇開着，洋台很寬闊，從這洋台走幾階梯就是花園了，這花園裏樹木茂鬱，花草鮮美，鳥鳴着飛着，顯出世界是春天。

幕開時，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在洋台上來回的走，手裏拿一張名片，唸着。

男：「王英淺！」「王英淺！」這倒又是一個女人名字。

女：（從花園那面過來）……

男：（站在洋台上遠望）啊！來了，是女的；衣裳不很講究，（又望）走路姿勢很像大學畢業生，大概二十歲吧。（又望）二十歲，啊，不過十八九歲；美麼？（又望）普通。（又望）好像很不錯似的，（又望）啊，簡直很美，實在是美。（來回的走）女的，二十幾歲，很美，來做英文書記，爲什麼？爲職業麼？這種職業有什麼意思？爲興趣，這有什麼興趣？爲解悶，做事比不做事更悶！爲錢，錢，錢，那麼是爲錢的了。噯，可是女人哪裏不可以掙錢，用什麼方法都可以掙錢，像她這個年齡，這個態度與美麗，做英文書記，這是多麼可笑的事情。也許是好靜的姑娘，好靜，假使是好靜的，那麼一定穿深顏色的衣裳。（又望，其實那時女的已經在他的前面）啊！黑顏色，春天裏怎麼穿黑衣裳？（忽然覺到自己的糊塗。）啊，啊，你就是什麼，（看名片）是王英淺

小姐麼？

女：是的，先生，是不是就是陳律師？要聘請一位英文書記？

男：是的，我們就在花園裏談談吧。（說着走下洋台，向園中椅子走去。）

女：（跟過來）……

男：請坐！請坐！

女：（坐下）……

男：（來回的踱着）我很奇怪，為什麼像你這樣的人要做英文書記？你以前在那裏唸書？

女：在聖喬治大學，英國文學系。

男：畢業了麼？

女：自然。

男：英文書記這類事情是有經驗麼？

女：有。

男：有幾年呢？

女：有四年。

男：四年，那麼你很早就畢業了。

女：我是十九歲那年畢業的。

男：十九歲，你現在不過十九歲，最多二十歲。

女：是的，不錯，我現在剛剛二十歲，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男：那麼你怎麼有四年做事的經驗呢？

女：我在我們學校裏喬治劇社做了四年英文書記。

男：原來是這樣。

女：是的，也因為這樣，引起了我們對於書記這件事情的興趣。

男：可是，小姐，這件事情你恐怕有點弄錯，你學校裏的英文書記恐怕是沒

有薪水的？

女：自然沒有。

男：沒有薪水的事情同有薪水的事情完全兩樣。

女：這話怎麼講？

男：沒有薪水的事情，人家求你；有薪水的事情，你求人家。

女：我做書記，書記的工作就是我的責任，有什麼求人不求人的問題在這裏？

男：而且書記的性質也不同，銀行裏的，洋行裏的，你們喬治劇社裏的，做的事情都不同。

女：那麼你的呢？

男：我的是打字，寫寫信，速寫，整理信件啊，你怕不會速寫與打字吧？

女：先生，我不是同你講過我做過四年英文書記了麼？

男：可是你很年輕。

女：年輕有什麼關係，你要不要考考我的才能？

男：用不着，用不着，不過我終覺得這個事情於你不合式。

女：先生，有什麼不合式，自然開始有不合式的地方，但是學學就可以學會的，是不是？

男：於我有什麼不合式，許多人用書記祕書都愛用女孩子，不過於你，於你這樣年青貌美的孩子很有點不合式。

女：爲什麼呢？你的條件是不是照你報上說的一百八十元一月。

男：是的，可是至少要有五年合同，而這五年內是不加薪的。

女：好的，這個我很願意。

男：而且我的工作都是無趣的，嘈囂的，於你，於你可說是一點沒有益處。

還有比方銀行裏的書記吧，有升級的機會，我這裏沒有。是不是？

女：這些都不要緊，因為我在喬治劇社做四年書記，也沒有什麼加薪。

男：那麼你很願意做這事情了？

女：是的。

男：可是你可不能反悔的，合同一簽字，就是五年，你曉得。

女：我怎不曉得，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有四年英文書記的經驗。

男：但是我終覺得你不合式，你還是過細想一想吧。

女：這話怎麼講？

男：假使你簽了合同，又反悔了怎麼辦呢？

女：先生是大律師，怎麼連有法律根據的事情都懷疑了？

男：法律，不錯，可是你不履行合同；就要打官司你知道？

女：自然啦，所以我不會反悔了。

男：假如說你有更好的職業？……

女：我不反悔。

男：假如說你要嫁人了？

女：我不反悔。

男：可是你要是反悔了，我有什麼辦法？難道我同你這樣一個年青的孩子去打官司。噉，王小姐，原諒我請教你，你要做書記到底是爲什麼？是不

是爲解解悶？

女：先生！怎麼會是爲解悶！解悶可以看電影，跳舞，打牌，拍球，溜冰，看小說，談天，哪有爲了解悶去找事情的。

男：那麼爲什麼呢？難道是爲職業而職業。你不要以爲在我地方做事是爲社會服務。是的，這是你們教會大學出來的人最容易弄錯的，我是律師，同我說說不要緊，律師賺的不見得都是乾淨錢，所以你來幫我做，於社會有好處這點講，可以說是說是一點沒有的。

女：不是爲這些，老實說，我有四年英文書記的經驗，所以我有這種興趣。

男：我知道你年青，觀念又弄錯了！化錢的事情爲興趣：有的愛喝酒，有的愛溜冰，有的愛拍球；賺錢的事情有什麼興趣？

女：先生，這我要請教你，你是律師，那麼你難道對於法律沒有興趣？假使沒有興趣你爲什麼要讀法律？

男：讀書時代是化錢，自然對於法律還有點興趣；要沒有興趣也不讀法律了；可是現在做律師，是賺錢，那麼對於律師有什麼興趣？但是叫我不做律師做什麼？

女：那麼我也是一樣，不做書記做什麼？

男：我就是這樣問你呢，爲什麼要做書記呢？假如說是爲錢，……

女：對了，先生，最基本自然還是爲錢，爲生活。

男：爲錢，做書記這個辦法可實在太笨。

女：怎麼？

男：你知道普通一個舞女賺多少錢一月？

女：不知道。

男：六七百塊。所以如果是爲賺錢，做英文書記遠不如做舞女。

女：可是我是大學畢業生，難道我去做舞女。

男：你不要生氣。我們現在來談談這個問題，到底舞女同英文書記有什麼分別。

女：我不想談這個問題，先生，假如你不以爲我可以做你英文書記，那麼我就告辭了。（站起來）

男：我自然可以用你。不過，請你多耽一會，細細談談。我要同你細細談談的意思，就是恐怕你沒有細想就簽了合同，上了別人的當，所以我一定要細細同你談談。假如我不是這樣談，我早就用定了。一星期來，你

猜，應這個職業的徵求的有多少人。

女：有多少人？

男：四百幾十個人了。

女：四百幾十個人？

男：是的，四百幾十個人了。大概裏面有二百個是女的。你想想，我一個都沒有用她們。

女：那麼你何必尋別人開心呢？

男：不是，小姐；我個個都想用，但是有些成度太差，有些志向太大，有些性情不穩，有些態度欠文雅，有些太固執，有些太浮動……

女：那就是說沒有一個合適的了。

男：我覺得個個都合適，但是同他們一談以後，他們自己覺得不合式，另外要我介紹事情了。比方星期三一個女的，同我一談以後，的確覺得還是

做舞女好，要我替他介紹，現在已經在做舞女；昨天上午一位小姐，我將她性情，環境分析以後，覺得她以嫁人最合式，所以我就勸她嫁人，她要我介紹，我介紹一個親戚給他，明天就要訂婚了。小姐，你想，我是在業務上要找一個能幹的助手，來一個有舞女或者有太太傾向的，豈不是不合式。

女：先生。你這話有點污辱女性，女子的嫁人於做書記有什麼關係，正如你娶了太太與做律師一樣。

男：小姐，這個稍微有一點不同，女子嫁了人就可不做事情，至少在現在是這樣的，對不對？男子娶了太太更需要做事情賺錢去養她。假如我娶了太太可以不做律師。二者讓我挑一樣的話，我自然挑娶一個太太。在這樣春光明媚的時候，你看太陽如慈愛的眼光；風吹過來如溫柔的撫慰，花草發出誘人的香豔，鳥叫着愉快的音樂；我假如可以不做律師、那何

必每天在這裏同人講斤頭，我何必同你講書記的條件；我伴伴太太，在這花草上面，吃吃巧克力，讀讀詩，談談故事，豈不是好？老實說，也不會耽在這裏，我要去旅行，到有水的地方划船，到有山的地方騎驢。真是，小姐，所以說，假如人生是爲自己快樂，那麼像你這樣來做英文書記，實在是人間的慘事。

女：那麼你呢？

男：我，我有什麼辦法，我娶一個太太還是要做事，所以我希望社會倒過來。在法律上，我是一個提倡女權最烈的人。

女：但是這是可笑了，你要這樣大的房子，花園，爲什麼？你如將那些錢，你立刻可以玩去旅行去享樂。

男：自然男子也應當享樂，可是男子享樂在老年，女子享樂則在青年。

女：這難道也是法律的一條嗎？

男：不，這只是實情，社會風行的事情有誰可以改變。因為男子是無法在年壯時候偷懶的。

女：你似乎對於女子的一切很了解，可是對於自己就不很懂了。為什麼你不能節省你的開銷來過安逸的生活？

男：唉！你不要以為我的房子佈置化錢厲害，這是社會上一個均衡的趨勢。如果我的房子小，佈置壞，我的律師費也只好收得小，那怕我有天大的本事。這正如一個妓女的房子與行頭蹩腳，不能夠對嫖客敲大竹槓一樣，所以我是沒有法子省錢的。如果我開銷縮小了，收入也是一樣的減少。

女：這句話可有點怪了。

男：這大概你沒有打過官司，沒有找過律師。但是，小姐，你終找過醫生的了。

女：醫生，自然。

男：如果一個醫生住在亭子間裏，跑出來坐電車，一隻皮包很破，即使他是有真本領的人，你會相信他是好醫生嗎？

女：那末說，你不相信我是好英文書記，一定也因為我的行頭不好，或者我沒有坐汽車。

男：這話可不對，小姐，如果你坐汽車來，我一定知道我是請不起你的了。如果是有什委員長部長請英文祕書，你坐汽車去是再好沒有了。

女：先生，你的話講遠了，那麼我們所談的問題是怎麼樣呢？

男：是的，問題就在這裏，在我，我已經說過，你不坐汽車來於我再合式沒有，你的一切，都合我要請的英文書記的條件；但是在你，小姐，你應當過細想一想。我是律師，對於合同非常重視，譬如你要同別人簽合同來同我商量，我要非常過細的來同你考慮。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一方

面你同我簽合同，另一方面我做你的律師同你商量簽這個合同。所以我的地位非常難，小姐，假如我把我的地位應當取的態度來同你商量，你應當怎麼樣替我設想呢？所以你的境遇比我的更難，你是有三層的處境的：第一層你是要做一個合同上的主角；第二層你是同一位律師在討論簽合同的利益；第三層你還有幫助一個處二層困難地位的律師設想一個健全的辦法。所以我們要討論這件事，小姐，我們應當從根本討論起，第一點，比方……

女：先生，在我，光陰是寶貴的，你看太陽已經斜了，我回去很遠，是不是？

男：你的話很對，但是第二是不成問題，你回去不便，我可以把汽車送你回去，我是有面子的律師，當然不願我的英文書記走路的。

女：這倒不必客氣。

男：這不是客氣，這是我的牌子，你曉得，正如妓女的乾媽也要穿得像一個

樣子，是不是？至於第一點，你說光陰在你是寶貴的，這個我曉得，光陰在女子都比男子寶貴。這是一種不平等。

女：你說得奇怪，光陰對女子同男子有什麼不平等呢？

男：自然不平等，比方說我是一個很忙的律師，但是我不說這句話，而你倒說了，這就可以見到光陰在女子是比男子寶貴，但是我還要推究這個原因。這原因很簡單，就因為女子比男子美麗。

女：美麗就怎麼樣？

男：美麗，你知道美麗的花朵不是容易謝嗎？鮮豔的衣料不是容易失色嗎？

女子也是一樣。所以女子陪男子玩，女子是最不上算的事情，因為男子用一點鐘工夫，女子已經用兩點鐘工夫了。

女：（笑）……

男：你不要以為這是笑話，這是真理。女子的生命普通都在十八到廿二歲之間是最光耀奪目的時間，那一段時間裏，女子雄心最大，人也最聰敏，也最驕傲，對於前途想像也最光明。男子在任何時候都比不過她。所以男子同女子，等於烏龜對兔子，烏龜自然跑不過兔子，但是兔子只能活十年，烏龜可以活一千年，所以烏龜在兔子死了化為泥的時候，還有九百九十年的光陰可以跑，所以烏龜永遠是勝利。

女：先生！你這龜兔賽跑故事講得很好，比平常所講的要澈底許多。平常講兔子在瞌睡，就根本不通。

男：所以，小姐，你看，鋼琴是多數女子所愛的了，可是天下最大的鋼琴家，是男子；裁縫的工作是女子最合宜的了，但是天下最了不得的裁縫也是男子；燒菜是女子的能事了，可是天下最高手的廚司是男子。所以男子只是烏龜的本色。因此，我終覺得男子醜惡的，所以女子應當是在

年青時享樂，男子則當在年老時候享福。

女：你這些都是對的，但是你少說一件事。你為什麼不說生孩子是女子的事，情，而生最大的或者最聰敏孩子都是男子呢？

男：小姐，你這話真聰敏，所以我是說女子高於男子，就憑這一點，男子永遠應當侍候女子，就憑這一點，男子永遠應當在年青時候為女子工作。

女：你說男子應當為女子工作？

男：不錯，男子應當為女子工作，因為這是社會的鐵則。而女子是為孩子工作的。這等於樹幹為花而生存，花為果子而生存一樣。而女子所養的孩子，應當為父親工作，這正如果子變成樹木一樣。

女：那麼你算為誰工作呢？

男：我，我還沒有為誰，但是事實是顯然，在為一個未來的太太。所以，實在說，當一個女子應徵來做我英文書記時，在我是慚愧的。你想，我已

經快老了，不曾爲女子作什麼，到要女子來幫我忙。當一個男子不能有一個自己理想的女子；可以讓他爲她工作時，小姐，實在告訴你說，光陰在我真是不值錢。你看這是春天，雲多麼閒散，白天圍着太陽，夜裏抱着月亮；樹多麼高貴，發着葉，開着花；鳥兒都成雙的唱歌，鴿子都成對的飛。這是在，一切切，都是雄爲着雌，雌爲着幼子。而我活着等於白活，工作等於白工作。

女：你這人實在不像一個律師，到像一個哲學家。其實你要找一個女子有什麼難呢？何必在這裏自己感歎。

男：小姐，你又不曉得了。自從女權提高以後，世界是變了。現在進步一點女子都要爲社會服務，都想做事。我向那裏去找呢？自然還有許多女子會同我結婚，但是每株樹結什麼花都有一定的理想，除非大樹腐爛以後寄生在上面的一些香菌。實在說，小姐，當我看到你來，我是更加淒涼

了！像你這樣美麗聰敏的女子都願意在冷酷的社會裏做個英文書記，那麼我還有什麼希望？

女：你這是什麼意思。

男：我就是不懂，你要做英文書記的目的到底是為什麼？在這樣好的春天，太陽照耀着萬物，花在開，黃鶯在歌，鴿子在舞。而你這樣美麗的女子，偏願意坐着一個齷齪的律師身旁，一個狹小的寫字檯上做書記，而不願同一個男子在花好風和之中，譬如在湖上，山間，或者甚至在這樣的小園中，享受那青春的美麗，與生物的奇妙，這個我不懂，我實在不懂，我一萬個不懂！而且你還知光陰在你是寶貴的。光陰在你是寶貴的，可是，小姐，記住，青春更是寶貴。

女：但是，你不知道，嫁人是多麼一件難事。年老的不好，年青的也不好，有錢的不好，沒有錢的也不好；而且，現在這樣的世界，那裏還有真的

愛情。

男：愛情，愛情本來是詩人騙人的話。我相信生物學，因為這是真理，在生物之中，人類是有特殊秩序，維持這特殊的程序就是法律。所以，談好了條件結婚是一個最理想的事情。現在的女子都被一班藝術家弄壞了，藝術家因為窮，窮了就造出虛無飄渺的愛情，說不要為錢，不要為孩子，不要為社會，只是為愛情，感情。於是一般純潔的女子都上他的當，好像冥冥之中真在愛情存在一樣，這是騙人的。叫女子做事，在社會服務，這等於把蓮花瓣炒肉絲，可笑也可氣。這是藝術家們的花樣，他們自己窮，要叫女子掙錢給他用。女子最初被壓迫的是宗教，第二次被欺騙的就是藝術。我是同情女子的，我相信法律萬能，我相信法治，國際要法治，國家要法治，家庭要法治，你以為怎麼樣？

女：這話也有理。

男：是不是？沒有一個聰敏人會反對的。況且女子本是最美的東西，最美的

東西，就不能實用，因為那就是文化！美術的瓷器是掛在牆上鑑賞的，大的花瓶是放在大客廳裏看的，好花是種在好的花園裏的，所以女子自然要錢養，要大汽車裝，要大洋樓藏，要人參來補，要雞、要魚、要雞蛋、牛奶、白塔、菠菜，維他命A、B、C、D、E、F、G、來滋養，要男子磨最好的金鋼鑽來打扮，打最好樣子的衣裳給她穿，燒最美味的菜給她吃，不要讓她凍壞，熱壞，跑壞，累壞，悶壞，是不是？所以女子要嫁給男子，應當訂這樣詳細的合同，法律是爲什麼的？最基本的就是維持這個秩序。小姐，不瞞你說。我覺得男子本來是醜惡的，所以貪污括錢都沒有什麼！我因此也有點積蓄，爲女子，爲我未來的太太。

女：你真是一個最同情女子的男子了，那真是女界的福音。幾千年女子所受

的壓迫欺騙都被你揭穿了。

男：但是女子還是可憐的！也難怪，幾年來被愚女政策弄得古怪，他們都肯爲買賣的事情訂合同，有許多同銀行訂苛刻的合同，有許多同學校訂苛刻的合同，譬如你，就願爲一百八十元錢一月，肯同我訂這樣苛刻條件的合同，實在說，這些都是公正的法律就被男子利用了。男子同女子合作一切用合同，合同，獨獨對於結婚用虛無飄渺的戀愛而不用公正的法律手續，你看多麼可惡。所以如果女子覺悟起來，在結婚上同男子用正式法律手續訂合同，那麼世界才是女子的。但是可憐的女子，實在被男子麻醉壓迫壞了。所以雖然我是最同情女權的人也沒有辦法。因爲像你這樣聰敏美麗女子都在相信戀愛，我一片忠誠的理想恐怕一百年內不會實現。你看，我把洋房、花園、汽車、金網鑽、人參，以及鵝蛋、牛肉乾、鴨肫肝、以及巧格力一切條件都訂在合同上，（衣袋裏拿出一張

合同）只等一個女子來簽字，但是四年來竟沒有一個女子有這個勇氣。

一切男子中心社會中教育下出來的女子都有勇氣在英文書記苛刻待遇的合同上簽字，獨獨沒有勇氣簽這張合同。所以，我現在只好灰心了。我要把這個合同燒去，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變賣，辦我理想的女子教育。

（欲扯合同。）

女：（阻止他扯）不，不……

男：爲什麼不？

女：那是你幾年來理想的結晶呢。

男：小姐，你的話一點不錯。但是我對於世界已經絕望了。假如世界還可以值得我留戀的話，那末，我認爲世界上最最美最聰敏的女子一定會有勇氣在這張合同上簽字。小姐，你肯簽嗎？（拿合同與筆給她）你有這勇氣嗎？

女：（接合同，拿筆）……

男：女子到底終是男子的主人。

——幕下——

租押頂賣

一九四一，二，二六脫稿。

時：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冬。

地：中國上海。

人：張太太，張路影小姐，莫愁水先生，莫愁水太太，林湖平先生，王媽。

景：三上三下房子的一間客廳，後面絨帘啓處，隱約可以看見飯廳，內有門通樓梯。佈置精美，沙發比列，無線電在左，電話在右，旁有門通外。

「幕開時，張路影小姐在桌上寫召頂條子，她已經寫好幾張，散在桌上。張太太自外進。」

張太太：路影，路影，你寫好了沒有？

路影：我寫好五張。

張太太：才寫好五張？好，那麼你先唸給我聽聽。

路影：（唸）茲有三上三下三層大洋房一所，一切摩登設備俱全，柚木傢具

兩堂，沙發十八隻，零星傢具二十一件，粉刷全新，地址安全，交通便利，光線充足；出大門左首八步有老虎灶，右首十步有大餅攤，對馬路有髮舖、有菜館、有報攤、有小百貨公司、有洗衣舖、有糖菓舖；巡捕房就在後面，救火會也不很遠，附近還有大醫院，中西藥舖兩面站；殯儀館隔兩條街，棺材舖轉三個灣；前後鄰居都高尚，中學小學在兩旁，還有小菜場只隔九條弄堂。兩路公共汽車到大馬路，十三路無軌電車到外灘，要問來往便當不便當，附近都是汽車行。現因主人急欲離滬，廉價出頂，頂費兩萬二，請打電話三三三三三三接洽，是所至禱。

張太太：寫得倒是很清楚，不過你爲什麼不把我們的洗澡間寫上一點。還有我們的電話號子，就憑這個這樣容易記的號子，也值三千五千的挖費。

路影：媽，假如這房子頂出去了，可要讓我買一件皮大衣。

張太太：皮大衣，對了，你應當有一件皮大衣。但是現在也不必買了，我正

在替你挑丈夫，挑中了，先叫他送一件來。

路影：媽，你說什麼？

張太太：我說我正在爲你挑丈夫。

路影：這個可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要。

張太太：自然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你自己沒有經驗，從哪裏去挑呢？

路影：我不要。

張太太：不要？這是笑話了。媽也是大姑娘出身，有什麼不曉得，哪有十九歲的大姑娘，還會不要丈夫呢？這裏沒有別人，你儘管對媽說，你要什麼樣的人，媽同你去挑。

路影：我現在還早，我要的時候，我自己會挑。

張太太：還早？怎麼還早？難道等老了才嫁人麼？老實告訴你，女人不是紅木傢具，是沙發，彈簧一壞就沒有人要了！嫁人要在年青的時候，賣花

要在將開的時候。要是花舖裏的老闆，把好花都藏起來，等他謝了的時
候才肯賣掉，那這個舖子一定早就關門了。

路影：我說還早，是我還沒有挑着。

張太太：所以你告訴我，要什麼樣的人，我替你去挑。

路影：我的意思剛剛相反，我想最好媽告訴我什麼樣的人做丈夫好，由我自
己去挑。

張太太：做丈夫的男子，啊，第一自然要有錢。你要皮大衣，他有錢，立刻
就可以買來；你要金鋼鑽，他有錢，立刻就可以買來。……你老早說自
己挑，自己挑，但是一直也沒有挑到，過年是二十歲了！二十歲的女孩
子，出門沒有個男子掛在胳膊上，多寒儉！

路影：是呀，所以我先要一件皮大衣。

張太太：皮大衣，這同皮大衣有什麼關係？

路影：你想，什麼事情可以不放本錢？你要我找有錢的丈夫，自然我先要有派頭。到外面交際起來，有皮大衣同沒有皮大衣，身價就差很多了。哪

一個有錢的男人肯同一個衣服不好的女人一同去玩呢？

張太太：那麼說，你找不到好男人，倒是我娘不好。好，我買給你。省得將來你嫁了壞人，說是我害了你。那麼你要做什麼皮呢？

路影：灰背，自然還是灰背，或者玄狐也好。

張太太：現在這個可是買不起！你也不打聽打聽現在價錢漲了多少？

路影：也不過五六十塊錢，要是媽不賭輸，兩三件都做到了。

張太太：是呀，要是不賭輸，我房子還不出頂呢！說來說去還是你不好。

路影：我不好？又不是我叫你去賭的。

張太太：雖然不是你叫我去賭的，但是這房客終是你接頭的。

路影：雖然是我接頭的，但是我問過你的。

張太太：你問我的時候，我不是說租給開賭場的總不好嗎？但是你偏說沒有關係。

路影：我說沒有關係，你說不出什麼別的毛病。況且後來的決定還是你呀。你叫他們出三倍房租，他們答應了，你高興得不得了，就租給了他們。

張太太：但是合同是你簽的。

路影：合同雖然我簽，但是是你自己叫我簽的。而且合同裏都是租房子的話，並沒有叫你一定要去賭。

張太太：可是哪有三層樓是賭場，住在二層樓的人可以不去賭的事情。而且第一次賭還是爲你皮大衣。

路影：爲我皮大衣？

張太太：是呀，你說你要做皮大衣，我想來想去還是去賭賭試試，也許賭贏了可以買一件皮大衣給你。

路影：你自己要賭錢，何必推給我呢！

張太太：自然我不好，但是我當初的確這樣想，誰知道一賭就賭上了。

路影：就算你是爲我皮大衣，那麼起初贏了一千多塊錢，爲什麼還去賭呢？

張太太：那時候，你不是每天拉我到靜安寺路去看那面櫥窗裏的一件玄狐大衣麼？那件大衣要三千多元。所以我想贏滿了這個數目。哪裏曉得以後

就一直是輸呢，把你父親遺下來一點錢都輸光了！

路影：但是我還是沒有皮大衣呀！

張太太：幸虧我們屋子值錢，頂費就有二萬多，比你父親一輩子賺的錢還多。啊，你寫的頂費是兩萬幾？

路影：兩萬二。

張太太：太少，太少——你快改兩萬四。幸虧沒有貼出去，否則就難加了。

路影：但是你已经加了兩千了，昨天你登的報上廣告不還是兩萬麼？

張太太：是呀。昨天晚上我聽說米價漲了，金子也漲了。那麼什麼東西都貴了，所以我加上兩千。可是剛才我出去買白糖，白糖又漲了，我一打聽金價，聽說也漲了許多，所以我趕快到大馬路去看傢俱，傢俱比以前漲了好幾倍，我們這樣的沙發，現在要三百塊一把了。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再漲一點，漲兩千終不算多吧。

路影：那麼索興湊足二萬五。那加上的三千塊錢，就讓我買一件皮大衣。

張太太：就這樣，就這樣，你快寫好了，叫王媽去貼去。要寫十張，你知道麼？

路影：今天一定可以寫好，晚上就可貼出去了。

〔王媽上。〕

王媽：太太，外面有人來看房子。

張太太：看房子？怎麼，我招頂條子還沒有寫好，就有人來看房子？

路影：媽，你怎麼忘了昨天你登過報，這一定是看了報紙來的。

張太太：那麼快叫他進來！（王媽欲出，但她又叫住她。）啊，你看這個人

有錢沒有錢？

王媽：我想沒有什麼錢，連汽車夫都沒有。

張太太：坐汽車來的嗎？

王媽：是呀，但是自己開車子。

張太太：好，好，快叫他進來。

路影：是男人，女人？

王媽：一個男人。

路影：只一個人？漂亮麼？

王媽：男人自然是漂亮的啦。

〔路影對鏡子弄弄頭髮，弄弄衣服。〕

張太太：快去叫他進來吧。

〔王媽下。〕

路影：媽，你快把我後面頭髮弄好。唉，可惜沒有皮大衣！可惜沒有皮大衣！

〔一個漂亮的男子進來，那就是莫愁水先生。〕

莫愁水：你們這房子出頂麼？

張太太：是的，先生。

路影：先生，請坐。

張太太：先生，你是看報紙的廣告來的嗎？

莫愁水：是的，太太。

路影：先生，貴姓？

莫愁水：我姓莫。

張太太：啊，莫先生。報紙廣告上頂費是兩萬塊，但是現在我們要頂兩萬

五。

莫愁水：怎麼，兩萬五？

張太太：因為，你看，什麼東西都漲價了，傢俱，我去看過，還有；還有：

莫愁水：漲價也沒有這麼快呀，他從袋裏拿出報紙，這是昨天的廣告，到今

天不過一天，也沒有漲那麼些呀？

路影：不，莫先生，廣告是叫別人去登的，所以有點錯。

莫愁水：那麼頂費是兩萬五？

張太太：是的。不瞞你說，我們的傢俱都是柚木的。你看，都是這樣新。還

有，我們的電話號子是三三三三三三，就憑這個電話也要頂三千五千。

莫愁水：這不是什麼好號子，要是五五五五五，那才是好號子。

路影：這是怎麼回事？

莫愁水：因為我的命運是逢五必吉。五歲那年，我父親做了兩個銀行的經理；十四歲那年他投機失敗，十五歲那年，他又發了大財；二十四歲那年我失戀，二十五歲那年，凡是女人都喜歡我。那麼有些什麼東西出頂呢。

路影：這裏有賬，你聽，（她從桌上拿一張大紙唸）柚木傢俱兩堂，沙發十八隻，大菜檯一張，高背椅八隻，小鐵床三張，碗櫃一隻……

張太太：這些你回頭都可以看，此外，我們房子間間都有沙窗，廚房裏有磁灶，還有絲絨帳幃，西洋窗簾，……一切都給你。

莫愁水：（拿路影小姐手上的賬單來看）不錯，不錯，東西不少，我要頂就照這個點就是了。（四面看看）啊，房子不壞，闊間也不算小，只是太低一點。

路影：不低，房子不算低，因為你先生長得高，所以看起來就低了。

張太太：房子低一點，冬天比較暖和。

莫愁水：那麼交通呢？

路影：交通可方便，（她拿桌上招租紅紙條唸）「兩路公共汽車直到大馬路，十三路無軌電車直到外灘，要問來往便當不便當，附近都是汽車行。……」

莫愁水：好極啦！好極啦！那麼藥舖近不近？

路影：（又唸）「……附近還有大醫院，中西藥舖兩面站，殯儀館隔兩條街，

棺材舖轉三個灣……」

張太太：別唸，別唸，……

莫愁水：好極啦，好極啦。不瞞您說，我太太頂會生病，一年到頭吃藥，所

以藥舖一定要近一點……

路影：怎麼你有太太？

莫愁水：是的，她就在附近買東西，回頭就來。

路影：啊，原來你有太太！

莫愁水：是個生病鬼，所以藥舖醫院最要緊。啊，還有，還有那娛樂的地方
遠不遠呢？

張太太：有兩路公共汽車，十三路無軌電車，還有去哪裏不方便呢？

莫愁水：可是我的娛樂有點不同。

張太太：是什麼？

莫愁水：我要賭錢。

張太太：你問賭場，是不是？

莫愁水：對呀，附近有沒有？

張太太：（笑）近極了，這裏三層樓就是，你頂到這房子，還可以租給他們，

他們房租很大，你可以自住。……

莫愁水：怎麼？你說三層樓有賭場？

張太太：是的。

莫愁水：那好極了，我先要去試試。你陪我去，怎麼樣？

張太太：自然自然。

莫愁水：啊，張小姐，回頭我太太來，請您招呼她一下，費您心。

張太太：您放心，您放心。

〔張太太陪莫愁水先生從飯廳下。〕

路影：他有太太，他已經有太太了！

〔路影坐下寫招租條，王媽上。〕

王媽：有一位女太太來找她的丈夫，說她的丈夫在這裏看房子。

路影：請她進來。

〔王媽下。路影又對着鏡子裏理理頭髮，拉拉衣服，王媽與莫愁水太太

上。莫太太穿着皮大衣，服裝入時。」

路影：莫太太。

莫太太：啊，我的丈夫呢？

路影：在樓上，同我媽在一起，回頭就下來，您請坐。

莫太太：是不是你們的房子出頂？

路影：是的。

莫太太：（四面看看）房子倒是不壞，不過不瞞您說，我們想搬家的原因，

還是爲我們有一個小孩。

路影：有一個小孩？

莫太太：有一個小孩，有了這個小孩，做母親的第一要鄰居高尚；我們住的

地方，四面都是打麻將聲音，我想於小孩子一定不好。所以要搬出來。

路影：那真是難得的母親。

莫太太：做母親都是一樣，您小姐大概還沒有出嫁，不知道做母親的心。其實天下母親總是一條心，當初孟夫子的母親三番四覆的頂房子搬家，爲的是什麼？還不是爲孟夫子將來做聖人，我們雖不想兒子做聖人，也終要是個好孩子。所以最好離學校近一點。

路影：那麼，太太，您頂這個房子再好沒有了，這裏是：（她唸招租條子）「前後鄰居都高尚，中學小學在兩旁，還有小菜場只隔九條弄堂。」

莫太太：小菜場只隔九條弄堂，那好極了。小菜場一遠，買來小菜一定不會太新鮮。但是最要緊還是老虎灶，沒有老虎灶，自己燒水，早上總是來不及，而是還費煤。

路影：這裏是：「出門左首八步就是老虎灶。」

莫太太：那真是理想的地方。啊，怎麼我丈夫還不下來？

47
路影：他就會下來。啊，莫太太，您這件皮大衣實在漂亮，一定很貴的。

莫太太：我以前做的時候，大概九百塊錢，現在恐怕要四千多塊錢了。近來

東西實在貴得厲害！

路影：可不是，不過做了女人，皮大衣這件東西實在省不來，又暖和，又鋒頭。女人身上許多東西總是漂亮了不實用，實用了不漂亮，比方說胭脂

香水吧，漂亮的漂亮極了，但是不實用……

莫太太：這爲什麼不實用？男人就喜歡這些東西呀！

「莫愁水偕張太太上。」

莫愁水：啊，你已經來啦。

莫太太：怎麼，你在哪兒啊？這許多工夫……

莫愁水：全是您不好，這麼晚來，害我輸了錢。

莫太太：輸了錢，輸了多少？

莫愁水：全輸光了。

莫太太：怎麼，三千塊錢全輸光了？

莫愁水：可不是，預備頂房子的錢全輸光了。這怎麼辦？回頭我父親知道了

怎麼辦？啊，張太太你一定要借我錢，讓我去反本。

張太太：借你錢？我同你陌陌生生怎麼借錢？

莫愁水：但是你不借不行。

張太太：不借不行？

莫愁水：不借，我要報告巡捕房，說你們串通了騙我錢。

張太太：但是我沒有錢啊。

莫愁水：沒有錢，那麼把你贏的一千塊錢借給我。

路影：媽，你贏了一千塊錢！？那麼我可以買皮大衣了？

張太太：借給你，借給你，那麼拿什麼東西押呢？

莫愁水：押？

路影：媽，就叫他用這件皮大衣押吧。

莫太太：怎麼？

莫愁水：Darling，就押給她，我們去反本去，回頭就可以贖回來的。（他拿皮大衣給張太太）

張太太：可是只押一天，你今天不贖，明天就是我們的了。（她把錢給莫愁水）

〔莫愁水拉着太太從內下。路影搶過大衣穿上。〕

路影：媽，合式極了，你看我漂亮不漂亮？

張太太：啊！漂亮極了，那才真是我的女兒，現在總可以去好好兒找個丈夫了。

路影：明天我就穿出去，讓別人看看，（她走了幾步）真是，這件衣服真是同我自己的一樣。

〔王媽上。〕

王媽：太太，有人來看房子。

張太太：請他進來。

路影：是男人，女人？

王媽：自然是男人。

張太太：有汽車麼？

王媽：很大的一部。

〔王媽下。路影要脫大衣，又不想脫，焦急似的亂走。〕

張太太：你急什麼，好好兒坐着，大衣放在旁邊好了。

〔張太太拉女兒到沙發上。林湖平上。〕

林湖平：啊，張太太張小姐是麼？

張太太：不敢，不敢，先生貴姓？

林湖平：我姓林。你們的房子出頂是不是？

路影：請坐，請坐。

林湖平：頂兩萬塊錢是不是？

張太太：不，這是廣告上的價錢，現在我們要頂兩萬五？

林湖平：兩萬五，兩萬五，那麼你們有些什麼東西呢？

路影：這是賬單，您先生自己看吧？（她把賬單給林）

林湖平：（林接賬單唸）「柚木傢俱兩堂，沙發十八隻，大菜檯一張，高背

椅八張，小鐵床三張，碗櫥一隻，紅木麻雀桌一張，麻雀椅四把，寫字

檯一張，寫字椅一把，……唔……唔，唔，絲絨帳幃，西洋窗簾，紗

窗，磁灶……」不錯，東西倒是不少，不過兩萬五總好像貴一點。

張太太：還有些東西沒有寫在賬裏，比方說電話，這裏電話是三三三三三

三，就憑這個號碼，不要值三千五千的挖費？還有浴缸，我們有兩隻，

一隻是自己裝的。

林湖平：啊，說起浴缸，這浴缸到底有多大？

張太太：浴缸總是浴缸的樣子啦。

林湖平：是雙人浴缸還人單人浴缸？

張太太：雙人浴缸？

林湖平：雙人浴缸可以同時兩個人洗澡的。

張太太：要是這樣說，我們的浴缸可是三人浴缸呢。

林湖平：三人浴缸？

張太太：不騙你，要是我女兒這樣，可不是有三個人可以洗。

林湖平：那好極了。不瞞你說，我雖然只一個人，但是要結婚，所以要雙人

浴缸。

張太太：但是洗澡平常總是分開洗的。

林湖平：那還娶什麼太太？要是分開洗澡的話，難道說娶了太太，也只用一

張單人床！老爺白天睡，太太晚上睡麼？

路影：你要娶太太？

林湖平：哪一個男人可以不娶太太？啊，張太太。你們房子的頂費是兩萬五，兩萬五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要不是非常時期，不是可以買一所很好的房子了？到底你們還帶着一點什麼東西？

張太太：帶點什麼東西！？

林湖平：譬如說，連你的小姐頂在一起。

張太太：你這是什麼話？

路影：看你倒是有智識的人，怎麼這樣沒有人格，簡直是侮辱女性！

林湖平：對不起，小姐。張太太，不過我的情形實在有一點不同。我的家裏很有錢，大哥娶了太太，自己租房子去住；二哥娶了太太，自己租房子

去住；我的大弟弟娶了太太，自己租房子去住；我的弟弟也娶了太太，也自己租房子去住。他們每月化父親很多的錢，只有我住在父親一起，化錢少，又不自由，我很想自己出來住，但是父親說，一定有了太太方才可以分出去住。但是娶太太實在有點麻煩，娶了太太找不到房子，我對不起太太；找到房子，要是沒有太太，又不行，所以我想來想去，最好找一所房子，甯使頂費大一點，裏面要有一位漂亮的小姐也一同出頂才好。

張太太：話是不錯，不過好人家的小姐那裏肯……

林湖平：張太太，不瞞你說，我倒以為有智識有思想的女子一定願意這樣。老實說，我不願意結婚的緣故，實在還因為一定要同我結婚才嫁我的女人，總是沒有思想的。她們都是爲我家里的錢。您想，結婚本來是快活的事情，但是他們要我們先陪許許多多親戚朋友快活，不讓你自己快

活。……

路影：那麼你要頂房子一定要頂一個太太了。

林湖平：所以說，假如……

路影：同太太住在這裏？

林湖平：自然。

張太太：假如有丈母娘呢？

林湖平：自然也住在一起了，丈母娘本來是世界上最可愛的人物。要是您小

姐願意的話，……

路影：媽，怎麼樣？

張太太：你覺得怎麼樣？（對林）好是很好，不過……

林湖平：不過什麼？張太太，你不要太相信世界上的什麼，他們都是騙人

的，什麼喜事一定要怎麼辦，喪事一定要怎麼辦，這些都是人造的。你

想以前沒有頂房子的事情，現在在頂，大家在頂。房子都可以出頂，爲什麼小姐不可以出頂？這就是一個風氣，誰漂亮，誰聰敏，誰就先幹，要是你小姐今天出頂，明天報紙上都要登起來，什麼「亭子間一間，鐵床一架，連摩登小姐一個，廉價出頂。」或者說「洋房一幢，連太太一個，只頂一萬塊錢。」……

張太太：好，我就頂給你，但是你要先付定錢。

林湖平：那自然了。

路影：不過，話雖那麼說，但是近代的婚姻，都要經過戀愛的階段呀。

林湖平：戀愛的階段，對的。這個容易辦。現在就讓我們出去好了。（他拿皮大衣替路影穿）

路影：怎麼？

林湖平：你難道不知道戀愛是什麼嗎？戀愛就是我拿大衣給你穿，帶你出

去，兩個人喝喝茶，吃吃飯，跳跳舞，公園裏溜溜，看看電影，你把我當作男主角，我把你當做女主角，你叫我Darling。我叫你Sweetheart，此外難道還有別的花樣麼？

路影：（想了一想）也許沒有別的花樣了。

林湖平：那麼爲什麼不走呢？

〔林爲路影穿大衣時候，莫愁水與莫太太上。〕

莫愁水：啊，贏回來了，贏回來了。張太太，現在我們可以談頂房子的事情了。

莫太太：怎麼，你穿我大衣要出去麼？愁水，快先給她們一千塊錢，贖回大衣。

〔莫愁水付張太太一千塊錢，莫太太剝路影身上大衣。〕

張太太：（受錢）但是房子已經頂給這位先生了。

林湖平：怎麼，這大衣不是你女兒的？

張太太：不錯，是那位太太的。

林湖平：呵，這大衣至少要值五千塊，那麼我的頂費可只有兩萬元了。

路影：怎麼？

林湖平：兩萬五千頂費，減去五千，不是兩萬塊麼？

張太太：什麼！？那我可要收回，頂給這位先生了。

路影：媽，可是他不是已經有太太了麼？

莫太太：什麼，有了太太就不頂麼？

路影：莫太太，租房子，有小孩子不租是普通的事情，自然頂房子也可以有

太太不頂了。

莫太太：不頂拉倒，愁水，我們走。

莫愁水：走，走！運氣不壞，還贏點錢，咱們去玩它一個通宵吧。

莫太太：好，好。

〔莫氏夫婦下。〕

林湖平：那麼，張太太，你兩萬元頂不頂？

張太太：頂，既然是自己人，還爭這點兒錢麼？但是請你先付點定錢。

林湖平：好，我先付你一張三千塊錢，（他開支票）其餘的錢明天交給你，

還是交給你女兒？

張太太：自然交給我。

路影：交給你？

張太太：什麼？難道交給你？

路影：自然要交給我。

林湖平：Sweetheart，不要爭，我自然要交給我的 Sweetheart，我們第

要買一件皮大衣。

路影：不錯。（她走過去接支票）媽，那三千塊錢就先給我買皮大衣好了。

張太太：什麼？

路影：不然我怎麼可以出去交際？

張太太：那麼你不會叫你丈夫去買麼？（她過來搶錢）

林湖平：（攔住張太太）一家人，爭什麼，三千塊錢，藏在誰那裏都是一樣。

路影：不是，我是怕她去賭去呀。

林湖平：賭去，那不好，那不好。那還是交給我，同那兩萬塊錢替你存在一

塊兒。（他拿錢）那末我們先出去一回兒，過過這個戀愛的階段。丈母

娘，晚上請你替我們佈置一個房間。

〔林湖平拉着路影下。〕

路影：媽，回頭見。

張太太：（突然號哭）啊喲，你這沒有良心的畜生，我十個月懷胎，抱你

攢你，養了你那麼大，你軋上拼頭就丟了娘，啊啲，小畜生呀小畜生！……

——幕徐下——

男婚女嫁

一九四一，三，一七，晨一時脫稿。

時：一九四一年。

地：中國上海。

人：高百年，高太太莫憐，高小姐翠庭，張媽，鮑千里，鮑太太卓君，鮑亦偉，鮑小姐端蘿，趙光均，沈菊亭。

第一幕

景：高公館的一間客廳，相當富麗，到處放着高小姐的照相，有沙發，有電話，有大鏡的酒排櫃，櫃上也放着高小姐的幾張十寸八寸的照相，以及圓桌等什物。右門通內，左門通外。

〔幕開時，鮑千里在客廳裏站着，手裏拿着一張照相，看了又看的，最後納入懷中，他走過去，無意中看到高小姐的照相。〕

千里：哼，（又看到高小姐的照相）哼！

〔千里走到酒吧櫃邊，又看看高小姐的照相。〕

千里：哼！

〔于是千里把高小姐的照相反一個面，拿出自己懷裏的照相來看。〕

千里：哼，我的才像是高貴的小姐呢。

〔千里把他手裏的照相靠在高小姐照相架上。〕

千里：啊，這樣才配這間客廳！

〔千里看看客廳的四周，又看看照相，最後他把高小姐的照相反轉來，把自己的那張照相在旁邊比了比，於是搖搖頭，慢慢把照相納入自己的懷中，就在這時候，高百年上。〕

百年：啊，怎麼回事，你想偷我的東西麼？

千里：老爺！

百年：你偷我什麼東西？

千里：我沒有偷什麼呀，老爺。

百年：沒有？那麼你往懷裏藏什麼？

千里：我藏我自己的東西呀。

百年：自己東西？你自己有什麼東西？快拿出我看。

千里：我說是我自己的東西呀。

百年：你自己的什麼東西？

千里：照相。

百年：啊，你別是偷我女兒的照相了。（他趕快看看放在各處高小姐的照

相。）啊，那麼你是偷什麼照相呢？快，快拿出給我看！

千里：（他慢慢地從懷裏拿出照相）是我女兒的照相呀。

百年：（從千里手裏搶過照相）你那樣也有女兒麼？

千里：我不過窮一點，難道說連女兒都不配有了麼？

百年：（看照相）啊，長得漂亮呀，實在漂亮呀。

千里：自然囉，是我的女兒呀。

百年：這倒看你不出，你會養這樣漂亮的女兒。

千里：這就是我爲什麼在您那兒做聽差的緣故。

百年：這話我可不懂了。

千里：不瞞老爺說，我當初世故不深，挑太太只挑好看，挑了一個好看的太太，雖然會養漂亮的女兒，但是沒有錢；沒有錢，我就只好做聽差；要是像老爺一樣聰敏，挑一個難看得沒有人要而有錢的太太，那同你不是一樣了麼？

百年：你這是什麼話？這樣沒有規矩。

千里：老爺，我說的是實話，要是老爺不要聽我實在話，那我就不說了。

百年：千里，別的話不說，你的女兒可實在好看，（看着照相又說）唉，實

在好看。啊，千里，借我用一用好不好？

千里：什麼？

百年：（看看照相說）我說你小姐借我用一用好不好？

千里：老爺，你這是什麼話！我雖然窮，小姐還是小姐呀。

百年：我給你錢。

千里：老爺，我希望您規矩一點。

百年：我有什麼不規矩？

千里：你看了我女兒的照相，就想借來用一用，這難道是做老爺的話麼？

百年：這有什麼不對？

千里：那麼，我們叫太太出來評一評，你說你要借我的女兒用一用！

百年：這個，啊，這個你是誤會了。我是說借你女兒的照相用一用？

千里：借我女兒的照相用一用？

百年：是的，不瞞你說，現在我正托人替我女兒說親。啊，那是一家非常有錢的人家，光是地產就占了上海三十分之一的地皮，還有汽車，少說說也有五十幾輛。要是說成了，不但我女兒可以享福一輩子，就是我老頭子也可以靠她一生一世。但是媒人說先要看照相，照相，你想我女兒這樣難看的相貌，怎麼拿得出去，所以照了十七八次，我還是不敢拿出去。要是你肯把你女兒的照相借我用一用，那麼我想什麼都沒有問題了。

千里：那麼老爺預備出多少錢來租呢？

百年：我給你二十塊錢。

千里：二十塊錢，那你把照相還我吧。（他從百年手裏搶過照相）

百年：二十塊錢還少麼？只要借一天功夫。

千里：老爺，你真是不懂我的苦衷。不瞞你說，養一個漂亮女兒不是容易的

事。第一要找漂亮的太太，找到了還要待她好，自己不怕吃苦。

百年：這是怎麼回事？

千里：要她心境快樂呀，要是太太心境不好，養出小孩還會好看麼？而且養出女兒，還要好好的侍候女兒，不讓她摔跤，要是臉上有疤，還能好看麼？

百年：那麼，照你說……

千里：而且，還有，女兒吃東西要講究呀，怕她太胖，怕她太瘦，怕她太長，怕她太短，還有，太陽不曬不健康，太陽曬多了又怕曬黑。總之，老爺，說起來一言難盡，你只要想一想，我要是不想生一個漂亮的女兒，就可以同老爺一樣，用不着在這裏做聽差，這個代價是多少？

百年：話雖是這麼說，但是我可只借你的照相用一用。

千里：但是老爺，說親這種事情，可重要。一個女兒說出去，一半靠嫁妝一半靠相貌，有錢人家的孩子說親，多半就要相貌好的女孩子，那麼這個情形可重大了。而且要是親說成了，老爺不是發大財了麼？

百年：但是我借你照相，只借一天就夠了。

千里：一天？這種東西本來只用一天。比方說，女人衣服吧，我們用幾十元錢就可以做一件，一件衣服可以穿好幾年；但是女人們的結婚禮服，你看，借一個鐘頭就要一二百塊錢了。

百年：那麼你說要多少錢呢？

千里：三千塊錢怎麼樣？

百年：三千塊錢？

千里：三千塊錢不多呀，要不是老爺，別人出我一萬元錢我都不借的。

百年：那麼我不要了，我不會到照相館去租去。

千里：老爺，不是我小人多嘴，借照相館的照相可是靠不住的事情，你想，男家既然是有錢人家，那麼上海灘上還有什麼交際明星漂亮小姐他們會不認識呢？而且要是你到照相館要辦一張漂亮姑娘的照相，說不定給你一張好萊塢電影明星，那麼他們怎麼會不認識。要是再揀巧的話，照相館辦給你的一張，碰巧是男家的姊姊妹妹，這不是大笑話麼？

百年：這話倒是不錯。聽說那家人家，兒子雖然只一個，小姐倒有二十幾個，那自然就會有二十多張漂亮照相，要是把這個租了來，叫媒人拿去，可真要鬧大笑話了！好，那麼就三千塊錢，可是算賣給我呀。

千里：好，就那麼辦。

百年：那麼把照相給我。

千里：先給我錢啦。

百年：錢還會少你麼？

千里：話是不錯，但是，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

百年：好。

〔百年拿出支票簽字，交給千里。千里接了支票欲下。〕

百年：千里。

千里：是，老爺。

百年：回頭這個媒人就要來，你當心看好門；要是回頭打門沒有人應，人家不說你糊塗，倒說我們高家用佣人沒有氣派。

千里：是，老爺。

〔千里下。高百年把千里女兒的照相看了又看。〕

百年：真是漂亮！不要說還有我女孩做媒的用處，就是給我自己看看，三千塊錢也值得呀。

〔百年把照相放下酒吧櫃上，得意地遠遠近近的看。〕

翠庭：（聲）爸爸，爸爸！

百年：啊，我來啦。

〔百年忽忽下，照相就遺忘在酒吧櫃上。這時高太太莫悌從外上，手裏拿了許多東西，臂上挾了許多東西，她把東西拋在桌上，又拋在酒吧櫃上，這時候，她突然看見了鮑千里女兒的照相，看了一眼，忽然大聲的叫起來。〕

莫悌：啊，（想了一想）這一定是他，是他……（大聲叫）百年，百年！
〔百年上。〕

百年：呀，太太，您回來了。買了這許多東西。

莫悌：（哭）啊，我可不要做人了。

百年：怎麼？什麼事？是誰欺侮了你？

莫悌：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

百年：怎麼？我，我怎麼啦？

莫悌：你自己做的事情還不知道麼？

百年：我做了什麼事？

莫悌：你做了好事。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忘了你自己是個窮光蛋，要不是娶了我，你能這樣舒舒服服做人麼？我還替你管家，替你生女兒，你倒有良心這樣！

百年：怎麼，我沒有怎麼呀！

莫悌：你還說沒有什麼？

百年：啊，我知道啦。但是這是沒有什麼辦法的。昨天我多輸了點錢。

莫悌：你不說昨天贏錢麼？

百年：啊，昨天我本來不要打牌，可是王家一定要我打，我想這也是你的面子，所以打得晚一點，錢就輸了。

莫悌：好！你還騙我，你這沒良心的東西！（哭）啊喲，我做人的太苦了，我要去跳黃浦了。

〔翠庭上。〕

翠庭：媽，媽！怎麼啦？

莫悌：啊喲，翠庭呀，我可不能做人了！

翠庭：怎麼啦，媽？

莫悌：你爸爸，你爸爸這個沒良心的東西。

翠庭：爸爸，到底怎麼回事？你什麼地方得罪了媽媽？

百年：沒有呀，我就是多輸一點錢，但是有時候我也會贏呀！

莫悌：你還要撒謊，啊喲，我活不下去了，我要去跳黃浦了！

翠庭：媽，媽！

莫悌：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

百年：有話好好兒說，好不好？到底還有什麼事？

莫悌：這樣子我還做什麼人？

翠庭：爸爸，難道你昨天晚上又在舞場裏同舞女鬼混。

百年：昨天我在王家打牌呀，你可以打電話到王家去問。

莫悌：王家，哼，你們男人都是一塊料。自然會幫你撒謊了。

百年：莫悌，怎麼你一定要冤枉我？

莫悌：我不冤枉你，你昨天晚上說贏錢，剛才你說輸錢，我知道你一定把錢

化在舞女身上了。

百年：這是冤枉，這是冤枉！自從上次對你罰咒以後，我一直沒有去過。

莫悌：你還要撒謊，昨天明明你是去的。

百年：我要去過我是王八蛋。

莫悌：你本來就是王八蛋。

翠庭：媽，也許真是冤枉他了。

莫悌：冤枉他，哼，你倒也會相信他，你看，（她拿出鮑千里女兒的照相）這是什麼？這不是狐狸精是什麼？

翠庭：啊，簡直是狐狸精！

百年：什麼？照相，我道是什麼，原來是千里女兒的照相。

翠庭：什麼是千里的女兒？

莫悌：啊，你真是色胆包天，怎麼會弄到佣人女兒的身上去。

百年：我道是什麼，這樣大驚小怪。快不要急，讓我講給你聽。我們不是挽沈菊亭沈先生爲翠庭做媒麼？

莫悌：是呀！

百年：但是沈菊亭說是要拿一張照相給男家看看。偏偏這個女婿是剛從外國回來的，一定要頂美麗的姑娘才要。那麼你想，我們的翠庭這付尊容拿

得出去嗎？

莫悌：是呀！

百年：所以我們要到外頭借一張照相，暫時替替了。

莫悌：那很對呀！

百年：但是外頭辦照相，不是電影明星，就是海上交際花，這些，哪還有錢

人家闊少爺不認識的呢？碰巧千里竟有這樣漂亮的女兒，我把她租來暫

時替一替不是很好麼？

莫悌：啊，真是好看，千里這懶東西竟有這樣漂亮的女兒，我要賞他！

百年：不用啦，我已經付了他租錢。

莫悌：租錢，多少錢？

百年：三千塊錢。

莫悌：三千塊錢！你竟不來同我商量？

翠庭：三千塊錢租一張照相！

百年：你們又要女人見識啦，這是便宜的。不瞞您說，王家的少爺，在一個女人身上化了五萬塊錢，連半張照相都沒有拿到。我告訴你，女人的價錢現在真是一年一年高了，好萊塢的女電影明星，不是比美國大總統薪水還要大嗎？也怪不得她們，養一個漂亮女人也實在不容易，而且養大了也沒有幾年可以出鋒頭，十七歲還沒有成熟，二十四五歲已經老了，是不是？

莫悌：但是三千塊錢租一張照相，總太貴了，就是買一張好萊塢大明星照相也沒有這樣貴呀。

81

百年：這情形就不同了。好萊塢的明星不是靠租照相的，照相是她們的廣告呀。一個人吃一行就賺那一行錢，別方面就只好奉送了。比方說香烟公司可以奉送你烟匣，但是烟匣公司不就要賣錢麼？我們終要把眼光放大

一點，要是嫁了過去，三十萬也很容易撈回來呀。

翠庭：但是如果他們要了，娶過去不是這個人，不是要出事麼？

百年：結了婚還怕他幹麼？他要是不喜歡你，咱們離婚；好在他們有錢，敲他們一百萬二百萬，你要嫁什麼樣的人不還可以嫁呀。

莫悌：話是不錯，但是結婚的時候怎麼辦呢？

百年：只要他看了照相喜歡，一喜歡，我就有辦法，我可以說我們是舊派人，把紅布頭上一戴，結婚的時候就不會被發現。

莫悌：不錯，到底你們男人有見識。

百年：但是你還不相信我。

莫悌：不過，三千塊錢，你同我先商量商量也不要緊。

百年：我哪裏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媒人一回兒就要來拿照相，不先弄好怎麼辦？偏偏這張照相，害了你吃一場大醋。

莫悌：吃醋，吃醋也是同你親熱呀。

〔千里上。〕

千里：老爺，沈菊亭沈老爺來拜訪老爺。

百年：請他進來，請他進來。

〔千里由外下，翠庭由內下。〕

百年：快把這些照相拿進去。

〔莫悌收拾室內翠庭照相下，百年把鮑千里女兒的四寸照相放在那面，

看了一看，菊亭上。〕

千里：啊，老沈，老沈。

菊亭：老高，怎麼樣，照相預備好了麼？

百年：早預備好了，你看，（他過去拿給菊亭）還成嗎？

菊亭：啊，漂亮極了！漂亮極了！你真有這樣漂亮的女兒麼？

百年：自然，女兒哪有假的？

菊亭：可以請出來見見麼？

百年：自然可以，不過她有點怕羞，你是媒翁，將來還怕不會看見嗎？

菊亭：（看照相）真是漂亮，真是漂亮，又不像爸，又不像媽！

百年：是麼，不瞞您說，養一個漂亮女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菊亭：我想也是偶然的機會吧。

百年：這也不見得。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優生學，一半也靠優生學。

菊亭：但是只要養出一個就是好福氣了。

百年：可是藏一個漂亮小姐比囤一萬包米還難。在鄉下怕人搶，到上海怕人

吊，真是夠麻煩。啊，你想這張照相趙家少爺會喜歡嗎？

菊亭：一定喜歡，我想他一定喜歡。但是話也難說，那天我到趙家去，來做

媒的人會同買平糶米一樣，一大串的在會客室等着，外面馬路上擺滿了

汽車。這也難怪，有五千多萬家產，獨養兒子，人又謙虛，又好看，又能幹，又有學問；聽說是什麼牛津大學的文學博士呢，你想誰家的女兒不想給他，可惜我沒有女兒，要是十個，就給他十個，有一百個，就給他一百，這不比什麼樣投機都可靠麼？要是我太太不死，把我太太冒充我女兒嫁給趙家也很好呀。

百年：可是，要是你太太在世的話，現在也該老了。

菊亭：但是她死的時候可年青呀！真是偏偏她只養一個兒子，而天下的醫生又都是飯桶，不會把男人改造女人。

百年：要是真有醫生會把男人改造女人，把你自已改造成女人嫁給趙家少爺不好麼？還要爲兒子改什麼？

菊亭：但是我也老了，難道還可以返老還童麼？

百年：那麼還是幫我們忙吧。啊，趙家有沒有問到我們家裏的情形？

菊亭：自然問了。但是這可爲難了我。他們母親喜歡錢，我自然說你也很有錢囉。但是他們老頭子講道德文章，問你財是怎麼發的？

百年：你告訴他我買金子啊。

菊亭：這怎麼可以？你不管國家的命令收藏金條，這在道德上講起來是犯法的，他一定要看不起你。

百年：那麼你說我囤米好了。

菊亭：啊，這更不可以了，那是擾亂社會呀，叫窮人都餓死，他還瞧得起你麼？

百年：那麼你怎麼說的？

菊亭：我說你做出口買賣，把土貨運到外國去賣，賺了不少錢。

百年：印象很好。

菊亭：自然很好。

百年：啊，那好極了，我真感謝你，一切全仗你老兄的鼎力。

菊亭：老朋友還講這些麼？不過不瞞你說，這件事也不是我一個人能力所及，在趙府走動的人，我又不得不有點聯絡，這幾天我每天爲這件事請客，錢也化得不少啦。我已經沒有能力再墊。所以最好你能夠給我一萬元錢。

百年：一萬元錢？

菊亭：是呀，一件事情要成功真不容易。大公館上上下下的人也實在太多，佣人們又會多嘴，趙太太耳朵又軟，所以都要照應到。我想當初紅樓夢林黛玉所以嫁不到賈寶玉，恐怕也就少幾萬元在賈府上下打點打點吧。

百年：是是，你這話有理。我立刻給你。

〔百年簽支票給菊亭。菊亭接支票藏起。〕

87
百年：你把這照相也好好藏起來吧。

菊亭：（藏起照相）啊，不過照相是給趙家少爺的母親；他自己呢，要親自

來看看。

百年：要親自看看？

菊亭：怎麼，這也是現在普通事情呀，況且少爺在外國留學，自然是新派的

了，他不要先做做朋友，談談戀愛，已經是非常顧到中國的道德了。

百年：是啊，但是……但是……我太太是很舊式，不願意女兒被別人看。

〔莫悌上。〕

莫悌：啊，沈先生。百年，你怎麼說我舊式，我難道怕羞不見沈先生麼？

菊亭：是呀！莫太太也一定不怕女兒被別人看見。

莫悌：那自然，那自然，現在二十世紀，怎麼會有這種頑固的思想。

百年：但是……但是……，（徬徨地躊躇了許久）啊，老沈，咱們是老朋友

啦，不妨同你直說，不瞞您說，這張照相不是我自己的女兒。

菊亭：不是你自己的女兒？

百年：不是呀，我的女兒不好看啊，所以我借了一張聽差女兒的照相。

菊亭：照相是你聽差的女兒，那我可沒有法子做媒了。

莫悌：什麼？但是你不是說只要照相麼？

菊亭：照相是的，趙家太太要看。但是趙家少爺，是外國留學生，自然是個

新派的人物，所以他要看本人了。

莫悌：那也很容易辦，我們叫千里把他女兒叫來，見一見不就得了麼？

菊亭：但是這樣騙人的事情，我可怕幹。

百年：老沈，老沈，老朋友了，無論如何你要幫忙，幫忙。我總知道就是了。

菊亭：不是我不肯幫忙，事實上有點不容易，雖然現在騙過了，結了婚怎麼辦？

百年：結了婚不合式，大不了離婚，一筆贍養費終可以有啦。

菊亭：贍養費可沒有這樣便當。啊，讓我想。

莫悌：沈先生，要是這件事成功了，我們把女兒做你過房女兒好不好？將來你也可以靠靠老呀。

菊亭：這個我感謝極啦，那麼話一句呀。

百年：自然算數。

菊亭：那麼，……其實一個人好看難看也沒有什麼標準。我想只要在趙府里上上下下多用點錢，一娶進新娘，大家說好看，我想新郎也會糊塗的。

莫悌：這話有理，這話有理！本來我的女兒也不能算太難看，大家一說，自然更好看了。

菊亭：是是，那麼再給我一萬元。

莫悌：一萬塊錢？

菊亭：高太太，您放心好啦。事情一成功，聘金就有二十萬呢。

莫悌：聘金就有二十萬？好好，百年，簽一張一萬塊錢支票給沈先生好啦。

〔百年簽支票給沈菊亭。〕

菊亭：（接支票）好，就這麼辦，那麼新娘什麼時候給我做過房女兒。

百年：明天好不好？

菊亭：好。那麼趙少爺要見面，約他什麼時候來呢？

百年：總是這幾天好啦。我同我聽差商量好了再打電話給你。

菊亭：好，那麼我去啦。高太太，再見。

莫悌：再見，再見。

〔沈菊亭下。〕

莫悌：現在只要找千里來一說好了。

百年：千里，千里！

「千里上。」

千里：老爺。

百年：千里，現在真要借你小姐用一用了。

千里：老爺說什麼？

百年：因為那位趙少爺是外國留學的新派，照相還不夠，一定要見見面。

千里：那麼你是說要我女兒來代替小姐讓他見一見了？

百年：是啊。

千里：這個我倒沒有問題，不過我太太同小姐可難弄。

百年：怎麼？啊，千里，那末我想你瞞着太太，把你小姐騙來好啦，反正只

要一看。

千里：瞞我太太，啊，這怎麼可以呢？做丈夫怎麼可以騙太太！（對莫憐）

太太，是不是？

莫悌：是呀！丈夫怎麼可以騙太太，千里，你真是好丈夫。百年，你看，千

里是一個聽差，都這樣懂得道理……

千里：是呀，太太。男人本來是女人的奴隸，每個男人都應當對自己太太忠實是不是？

莫悌：說得有理，但是你老爺可最不忠實。

千里：所以我想最好送一點錢給我太太，讓她也快活快活。不瞞太太說，沒有錢的女人實在苦呀。

莫悌：有理，有理。

百年：那麼我給你一千塊錢。

千里：一千塊錢，不瞞您老爺說，我太太這個人心眼兒可大，一千塊她連眼睛都不開。

莫悌：怎麼？

千里：這都是長得好看了她，當初她做舞女的時候，有人叫她坐坐，就要

給她幾千塊錢。

百年：那麼我給她三千塊錢呢？

千里：她的事情我可怕。要是我的事情，老爺，不用你給我三千塊，就是我

倒給你三千塊我也願意幹。

百年：那麼四千塊呢？

千里：太少，太少。她不會答應你的。

莫悌：千里，你對你太太倒是很孝順，不過你也去得商量商量啊。

千里：太太，不瞞您說，我太太可沒有太太這樣慈悲，用這點數目去商討，

還不讓她打出來。如果太太一定要小人去試，我想至少也要有一萬元錢

才好去碰碰釘子；就算被罵一頓，打總可以省掉了。

莫悌：千里，你對你太太實在不錯！

千里：太太本來是我們男人的寶貝。

莫悌：你這話太好了，你真是一個好丈夫！

百年：那麼就給你一萬塊錢。你現在就去。

〔百年簽支票。〕

千里：不過成功不成功可難保，要是不成功，我只好把錢拿回來，請老爺太太不要怪我。

〔百年把支票給千里。〕

百年：好，那麼你快去辦去。

〔千里下。〕

莫悌：百年，你看，人家的丈夫怎麼樣？一心一意只知道愛太太，尊敬太太。哪有像你這樣常常沒有良心。

〔百年下。〕

莫悌：唉，做千里的太太才真有福氣呀！

——幕下——

第二幕

景：同上幕，不過從新佈置了一番，並且換上了新窗簾，新抬布，高小姐的照相都已拿掉，酒吧櫃上放着鮮花一大瓶。是兩天以後的事。

〔幕開時，外面人聲煩鬧。高太太自內上，頭髮未理，衣飾不整。〕

莫悌：千里！千里！

〔千里上。〕

千里：太太，您起來啦？

莫悌：外面是誰呀，把我噪醒啦。

千里：是我女兒來啦。

莫梯：是你女兒來啦？（高興地）百年！百年！千里的女兒來啦。

〔百年上。〕

百年：千里的女兒來啦？在哪裏？

千里：在外面。

莫梯：我先去洗臉，還要叫翠庭起來。

百年：翠庭還沒有起來？趙家少爺要來，她還不起來，真是懶惰！快叫他起

來，洗一個澡，打扮得漂亮一點。

莫梯：是啦，是啦。

〔高太太興高采烈地下。〕

千里：老爺，女兒我接來啦，但是我太太不知道。

百年：你太太不知道？

千里：是的，老爺，她知道，要不許我帶來的。

百年：但是我不是給你錢了麼？

千里：是呀。這錢我給了我的女兒。

百年：你不說你要用錢去運動你太太麼？

千里：我後來一想不好，因為一萬塊錢實在太少，她有點看不上眼。

百年：一萬塊錢她看不上眼？

千里：是呀，老爺你不知道，娶了個又好看又窮的太太真夠苦了。

百年：你還沒有娶過雖然有錢，可是很難看的太太呢，這個滋味可難受呀，

千里，你說你太太既然是女人，難道不喜歡錢麼？

千里：就因為長得好看一點呀。她常說，哼，要錢，有什麼難，以先年青的

時候，向男人瞞瞞眼，他們就會把成千的鈔票送來，要是拉拉手，幾萬

塊錢不是眼睛一瞬的事情嗎？再要是一同睡一夜，汽車洋房不立刻就有

了麼？……

百年：你太太有這樣大魔力麼？

千里：老爺，說起來真是慚愧，我娶了她以後，我的家產全被她化完了。十來年前，有一次我同她吵架，我說她只知道化錢，她一生氣跑出去做了兩年舞女，不但把我的家產全賺了回來，還積了十幾萬塊錢。

百年：那不是好極了麼？

千里：但是我是男人呀，甯使窮一點，總不願意做活烏龜呀。所以我勸她回來，現在錢又被她化完了，我只好來做聽差。

百年：那也不夠養活她呀。

千里：但是現在我女兒會賺錢了，她會養她母親，我也管不了這許多。

百年：你小姐也做舞女麼？

千里：不，不，她做交際明星。

百年：交際明星，是幹什麼的？

千里：誰知道，總是賺錢的事情吧。

百年：這樣說來，你可比我舒服得多了；有一個漂亮的太太，又不要養，這簡直是仙人。你看我，我雖然娶了一個有錢的太太，但是滿街都是好看的女人，我偷看一下都不行，以前偷偷的跳舞，但是那真是苦，被太太罵呀，打呀，不知道吃了多少苦。

千里：但是你終有錢呀。

百年：有錢有什麼用，還不是都為別人打算，比方這次就為我的女兒。

千里：但是太太好看有什麼用？我可甯使太太難看一點，只要有錢，就不會做活烏龜，也不必做人家的聽差了。

百年：啊！我們要是換一個地位就好了！啊，千里，你說你的太太有這樣大的魔力，那麼她以先是哪裏的舞女呀？

千里：我也不知道，聽說叫什麼台而加諾舞廳。

百年：啊，台而加諾舞廳，這個我熟極了。不知她當時叫什麼名字？

千里：叫張垂露。

百年：張垂露，啊！張垂露，就是張垂露？哈哈，哈哈……（他從皮夾裏拿

出一張照相）這樣說，我同你還有親戚關係呢。這是不是她？

千里：啊，老爺，就是她，這就是我的太太，您怎麼有她的照相呢？

百年：啊，張垂露，我爲她少說說也化了五萬多元錢，那時候我投機得利，

騙了我的太太，這照相就是她給我的。（他珍貴地藏起來）

千里：啊，老爺，你看，娶一個漂亮太太多苦呀。

〔莫佛翠亭打扮得整整齊齊，漂漂亮亮上。〕

莫佛：怎麼，千里，你還不叫你的女兒進來？

百年：啊，已經兩點鐘，千里，你快去等去，我想趙家少爺也快來了吧。

莫悌：先帶你女兒進來。

千里：是，太太。

〔千里下。〕

翠庭：爸爸，你看我打扮得漂亮不漂亮？

百年：漂亮極了，漂亮極了，同你媽一樣漂亮。

莫悌：千里的女兒雖然還好看，我想舉動總不會有我們女兒這樣大家氣，你想這怎麼辦？

百年：這不要緊。又不要她說話，她們倆只要靜靜的坐在那面，我來招待趙少爺好了。

莫悌：這辦法不錯，她們倆坐在一起，我們只說是姊妹兩個好了。

〔千里偕其女端蘿上，端蘿打扮入時，舉止活潑，這驚呆了高老爺高太太同高小姐。〕

千里：這位是高老爺，這位是高太太，還有這位是高小姐。

端羅：高先生！（微微一鞠躬）高太太！（又微微一鞠躬）高小姐！（又微

微一鞠躬）

百年：不錯，打扮得也不錯。千里，想不到你的小姐這樣摩登。

千里：啊，那都是我太太的教育。

莫悌：千里，你真是好丈夫，知道推崇自己的太太。啊，（對端羅起敬地）

小姐，請坐。

〔端羅坐在翠庭旁邊。〕

百年：回頭客人來了，你們兩個都不要動，不要看人，不要說話，端端正正的坐着。知道麼？

翠庭：知道了，爸爸。

百年：客廳算佈置好了麼？

莫悌：千里，鮮花呢？

千里：這不是鮮花麼？

莫悌：啊，快搬到圓桌上面。

〔千里把花瓶拿到圓桌上。〕

莫悌：啊，還有糖果，啊！張媽，張媽，快把糖果拿出來。

張媽：（聲）是囉，太太。

〔張媽捧一盤水果糖點上，一碟一碟地放在圓桌上。〕

莫悌：白木耳預備好了麼？

張媽：是，太太。

莫悌：桂圓湯？

張媽：也預備好了，太太。

莫悌：啊，還有窗簾。

〔莫悌跑過去把窗簾拉直。外面電鈴響。〕

百年：千里，快去開門。

〔千里下。莫悌過去拉直了抬布。〕

莫悌：（對女兒與端羅）你們當心一點。啊，你看你衣服……（她又跑到翠庭座前，拉好了她的衣服。）

〔這時候千里陪沈菊庭上。〕

莫悌：是沈先生。

百年：啊，是老沈。

翠庭：啊，是乾爸爸。

菊亭：（親熱地）好啊？我的女兒！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請坐請坐，怎麼，什麼都預備好了麼？

百年：怎麼，你沒有同趙少爺來嗎？

菊亭：他打電話叫我先來這裏等他。

〔窗外汽車聲。〕

百年：是他來了麼？

菊亭：不，他要來可有三輛汽車，八個保鏢呢。

百年：千里，千里。

〔千里上。〕

百年：啊，還有八個保鏢，你快去預備好茶點。這是二十塊錢，你快叫車夫

去買去。

千里：是，老爺。

〔千里下。〕

菊亭：（四面看看）佈置得不錯，很自然，很大方。

百年：老沈，請坐。

〔沈坐下。〕

百年：你看我們怎麼稱呼這個趙少爺呢？

菊亭：自然是「趙少爺」了。

百年：難道我的女兒也叫趙少爺？

菊亭：客氣總不會錯，客氣總不會錯。

〔這時外面汽車大吼，電鈴聲大鳴。〕

百年：啊，來啦？

莫悌：啊，他來啦？

翠庭：來啦？

菊亭：是他來啦。

〔這時千里侍趙光均上。大家恭立。獨端蘿靜坐，百年不時做記號暗示。她站起來，但她視若無視，置之不理。〕

菊亭：趙少爺。

光均：沈先生。

菊亭：趙少爺，這位是高先生，高太太，二位小姐。

百年：趙少爺。

莫悌：趙少爺。

翠庭：趙少爺。

端蘿：（不理）……………

〔百年暗示端蘿，她置之不理。〕

光均：久仰久仰。

百年：趙少爺，請坐請坐。（送烟）抽烟嗎？

〔張媽獻茶。〕

光均：謝謝。（受烟，但即走過去轉遞給端蘿。）抽烟嗎？

「百年暗示端蘿，端蘿不理，受烟。」

端蘿：謝謝你。

「光均從袋中取打火燈，爲端蘿百年點烟。」

端蘿：謝謝你。

百年：怎麼勞你點火。

光均：我既然來啦，我們大家是朋友，不要客氣。沈先生，是不是？

菊亭：是的是的。高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

光均：高小姐的照相，我母親看了很喜歡，說是又摩登，又文靜，真是難得，所以光均能夠同趙小姐做一個朋友，真是光榮極啦。而且奇怪，高小姐的面孔像有點認識似的。

端蘿：趙先生，你太客氣啦。沈先生問我要不要你的照相，我說用不着，我想男人總是男人。

「百年不斷用暗示禁止端蘿說話，但是端蘿不理，逕自說下去。」

端蘿：可是今天一見趙先生，覺得的確同別的男人不同。

光均：慚愧慚愧。

端蘿：聽說趙先生新從外國回來，我想趙先生一定可以指教我許多啦。

「在他們談話中間，百年總不斷用暗示禁止端蘿說話，但端蘿不理，也

不顧，反侃侃地與趙光均談話。」

光均：客氣客氣。既然光均可以同高小姐做朋友，以後正要討教討教。

端蘿：我對於西洋社會，實在弄不明白，比方這個戀愛問題，我就覺得有點

奇怪，西洋人總是講戀愛神聖，可是社會上老鬧着離婚。

光均：是呀，這是西洋人不懂得愛情。

端蘿：我起先看看小說，也相信戀愛神聖這類話，但是後來多交交男朋友，

覺得全是假的。男人總是千篇一律，一見面不是說你好看，就是說你漂

亮，再說說就說什麼地方見過你啦，好像以先認識似的啦。全是假話！

光均：是的，是的。

端蘿：所以我再不相信戀愛這個把戲啦。我以為要結婚就結婚，還要什麼見面啦，做朋友啦，這些真是多此一舉。

「百年莫梯都贊成這話，但仍暗示端蘿不要多說話。」

光均：不錯，不錯，所謂做朋友，其實也不過求多了解一點就是啦。

端蘿：所以我聽說趙先生從外國回來，不想交朋友，不想講戀愛，一直就接受媒人做媒，真是佩服極了。我覺得天下正有與我同樣感想的男人。

「座中都驚愕起來，大家都不知所措。以後端蘿每句話使大家越聽越驚愕。」

光均：對極啦，要是大家坦坦白白的，不是一談就行了麼？

端蘿：是呀，做了十年朋友，就是大家做了十年夫妻，大家虛偽欺騙，到老

了死了還是沒有法子了解，對不對？沈先生，你以爲怎麼樣？

菊亭：有理，有理。

光均：你說得對極了。

端蘿：你真是同我不約而同，我先以爲我的主張一定沒有人贊成，有許多人說我落伍，有許多人說我過激。現在有趙先生這樣有學問的人竟同我一樣，那我真可以驕傲了。老實說，兩個人只要在結婚上主張相同，別的還要什麼呢？照我的意思，太太無非要安慰丈夫，侍候丈夫，使丈夫快樂；丈夫也無非要照顧太太，保護太太，使太太快樂。事情實在很簡單，是不是？這點東西，男男女女只要學一禮拜就可以學會的。偏偏世界上癡男怨女庸人自擾的鬧不清楚，實在可憐。

〔座衆都驚愕到極點，大家不知怎麼才好。〕

光均：（鼓掌）對極了。

端蘿：而且比方像趙先生這樣，滿肚子學問，回國來正要爲社會做點事，可是女人們偏要這樣那樣的同你講戀愛，麻煩了十年才結婚，那不是什麼都毀了麼？所以假如趙先生以爲我的話是對的，……

光均：我以爲對極啦。

端蘿：那麼只要趙先生喜歡我，我們很可以坦白的談一談。

光均：我喜歡你極啦。

端蘿：那於我已經夠啦。別的我都沒有關係。什麼錢呀，什麼以前有沒有別的女朋友呀……好在你的人在我的面前，我不是什麼都看到了麼？

光均：那麼，咱們就訂婚結婚吧。

端蘿：可是我也要坦白告訴你，第一我是一個窮光蛋的女兒。

〔百年夫婦，大驚失色，但無法作聲，互相注視而已。〕

光均：這沒有什麼，金錢本來是最無爲的東西，最髒的東西。

端羅：自然趙先生是文學家，而且家裏也有錢，怎麼會拜金起來呢，但是我是不得不申明的。第二，我當然也交過不少男朋友，也許不是處女了。

〔四座大驚失色。〕

光均：這又算什麼，我難道還有封建時代的低能思想。

端羅：當然趙先生受了近代思想的洗禮，怎麼還會這樣的不開通，但是我終要坦坦白白說出來才對。第三我可以告訴趙先生的，是你給我第一個印象實在太好了。老實說，幾年來，中中外外上上下下男朋友交得不少了，從來沒有看見趙先生這樣高貴，漂亮的人物，我相信我會終身愛你。你相信麼？

光均：我自然相信。

端羅：所以我是喜歡坦白的，要是兩方面願意，咱們就立刻結婚；否則也不必多講，剩得你就誤我的青春，我就誤你的事業。

光均：對極啦，那咱們今天就結婚。啊，沈先生……

〔四座都大驚失色。〕

端羅：還有，不瞞你說，第四，我並不是高先生高太太的女兒。

〔四座失色，但這時鮑卓君偕兒子鮑亦偉上，鮑千里跟上。〕

卓君：不錯，我女兒果然在這裏？端羅，你在這裏幹麼？

端羅：媽，你怎麼會來？

卓君：我聽說你……

端羅：現在不要說啦，我正要到趙先生結婚。

卓君：結婚（忽然見高百年）啊，百年，你怎麼也在這裏？

百年：垂露啊！哈哈，又碰見你啦，這是我的家呀。

〔衆驚愕已極。〕

卓君：現在我女兒結婚啦，我要告訴你，這個女兒還是你生的呢。

百年：是我生的？

端蘿：是他生的？

莫悌：什麼，你們倆？這像什麼話？啊啾！（哭）我可要跳黃浦了。你們看我的命多苦呀！

千里：高太太，不要傷心吧，我同你一樣可憐。想明白一點，做人同做戲一樣，何必這樣認真啦。

百年：千里，既然這樣，你要有錢的，我要好看的，咱們換一個太太，怎麼樣？

莫悌：好極啦，我不要吃你這樣沒有良心的東西。

千里：我隨便我的太太。

莫悌：你真是好丈夫。好，鮑太太，假使你肯同我換丈夫，我貼你一萬塊錢。

卓君：咱們換就換，一萬塊錢我可不希罕。這樣漂亮的女兒不正是我們倆養的嗎。

百年：是呀，我多有福氣呀！而且，這樣好的女婿也是我們的了。啊，趙少爺，這才是你真的丈母娘呢。

卓君：端蘿！這才真是你的爸爸。

端蘿：那我真是你的女兒了，爸爸！

千里：那麼，這兒子可是我養的？

卓君：他的確是你養的。

千里：那麼，亦偉，你記住，你千萬再不要像你父親這樣，娶漂亮美麗的太

太了！你看你父親多苦呀！

菊亭：怎麼啦？你們換太太麼？

端蘿：爲什麼不說換丈夫？

菊亭：那麼你們換定了沒有？

翠庭：（可憐地）那麼我呢，媽？

亦偉：我來娶你。爸爸叫我千萬不要娶漂亮的太太，我想這話是對的。

〔亦偉跑到翠庭那邊，安撫翠庭，翠庭也破涕爲笑。〕

菊亭：那麼誰嫁給我呀？

莫悌：有張媽，她是一個年青的孤孀呢。（她叫）張媽！張媽！

〔張媽上。〕

莫悌：張媽，你嫁給沈老爺好不好？

張媽：（高興得失措地）我？……我？……

菊亭：這真把我弄糊塗了，你們叫我也來做戲麼！（靠近張媽笑）

百年：可不是。哈哈哈哈哈。

衆：哈哈哈哈哈……

——幕下——

本書作者著作

風蕭蕭
鬼戀
一家神
舊事
婚事
百靈樹
太太與丈夫
爐火
幻覺
烟圈
期待曲
阿拉伯海的女神

吉布賽的誘惑
荒謬的英法海峽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四十詩綜
潮來的時候
母親的肖像
生與死
黃浦江頭的夜月
兄弟
海外的鱗爪
西流集
蛇衣集

成人的童話
海外的情調
春莊集
鳥語
彼岸
結局
私奔
傳花
野戲
鬼約
契迴
輪迴

契約

每冊實價港幣一元五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徐訏

出版者

夜窗書屋

發行者

香港德輔道中一五四號
大公書局
電話：二七六三四

南洋總經售

星洲·檳城·吉隆坡
世界書局

承印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港二版

